

悬疑X推理

你不得不看的经典

法医的 死亡笔记

Death Note

寒山斜竹 著



金城出版社
GOLDEN WALL PRESS

法医的 死亡笔记

Death Note

寒山斜竹 著

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法医的死亡笔记 / 寒山斜竹著. — 北京 : 金城出版社, 2014.9
ISBN 978-7-5155-1149-8

I. ①法… II. ①寒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08270 号

Copyright © 2014 GOLD WALL PRESS, CHINA

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**金城出版社** 所有, 未经合法许可,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。

法医的死亡笔记

作 者 寒山斜竹
责任编辑 雷燕青
开 本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22
字 数 480 千字
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印 刷 香河县宏润印刷有限公司
书 号 ISBN 978-7-5155-1149-8
定 价 35.00 元

出版发行 **金城出版社** 北京市朝阳区广泽路 2 号院 (东区) 14 号楼
邮编 100102
发行部 (010) 84254364
编辑部 (010) 84250838
总编室 (010) 64228516
网 址 <http://www.jccb.com.cn>
电子信箱 jinchengchuban@163.com
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(010) 64970501

前 记

说实话,我以前是从不记笔记的。因为我认为,人没办法回到过去,所以无须回顾以前的日子,写笔记也成了毫无意义的事。

直到发生了一些事情,或者说当自己被某些事情所改变,我才有了写笔记的习惯。

一直以来,有一个声音在焦灼地喊着:“你必须得给我一个交代!”这个声音有时是男声,有时是女声,像是高原的,也像是刘嫣的,更像是陈娟的,或许还是那些我所见过的有名的、无名的,新鲜的、腐败的,那些看上去似乎早已无法蠕动的嘴巴里发出来的!但到最后,我才发现竟然是自己喊出来的,究其所以,是另一个我在某个隐秘的角落里焦躁不已:“你必须得给自己一个交代!”

于是我就动了笔,写给另一个我。唯有如此,内心才稍显片刻宁静。

既然是交代,当然是一些带着回忆性质的东西,因此有些事情,其实是我后来记上去的。写的时候,我从头至尾有着掩饰不住的悲悯和苦痛,那几乎如同置自己于一个黑洞里,被巨大的、看不见却又真实存在的引力慢慢吸空。我不知道该不该称呼那些所经历的为大事件,因为那些事虽然让人惊骇,然而相对于时间的流逝,那不过只是琐碎的存在,终会被人遗忘,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。——现在,我特别

害怕遗忘过去，害怕遗忘了自己！

不要问我是哪年哪月哪天的事，我已没有了时间的概念，似乎是很久之前的事了，又似乎刚刚发生在昨天，因此索性按着章回式的思路一直写下去。

林花谢了春红，太匆匆！这几个字不时在脑海里跳将出来，撞击着敏感的神经，我竟然意外地记得刘媯吟着李煜的这句诗时的表情：冷艳、凄迷、哀伤……于是动笔的过程中，我也始终处在浓浓的冷艳、凄迷、哀伤的氛围中。——或许，我又是写给她的！

对于笔记里的一些事，你可以当作天方夜谭。但我要说，以下所记都是事实。

目 录

- 001 第一章 自己的谜局
- 005 第二章 高原的“节目”
- 014 第三章 找个适合的女人
- 018 第四章 师傅带进门
- 023 第五章 法医的修为
- 026 第六章 祝我生日快乐
- 029 第七章 关于对死亡的看法
- 032 第八章 谁都会有另一个自己
- 038 第九章 一件七年前的杀人案
- 042 第十章 死亡拼图
- 049 第十一章 致命的吻
- 054 第十二章 那个女人的真相
- 057 第十三章 一个叫姗姗的女孩



法医的死亡笔记
Forensic death note



法医的死亡笔记
Forensic death note

- 063 第十四章 无聊的约会
- 067 第十五章 心里装着谁
- 072 第十六章 邓哲,你还欠着两条人命呢
- 081 第十七章 心理咨询师
- 092 第十八章 精神病人的真相
- 097 第十九章 自由行走的花
- 105 第二十章 小念的父母
- 112 第二十一章 无休止的死亡
- 118 第二十二章 谁是鬼旺
- 123 第二十三章 高原的漂亮表妹
- 127 第二十四章 跟警花一起卧底
- 132 第二十五章 怨啼鹃
- 140 第二十六章 最出人意料死亡
- 146 第二十七章 爱的尽头是什么
- 154 第二十八章 最极端的意外
- 159 第二十九章 刘侃翠的法医问题
- 164 第三十章 “鬼”诉冤情
- 172 第三十一章 鬼迷心窍
- 176 第三十二章 谢谢你,曾让我爱过你
- 183 第三十三章 矿洞里的白骨
- 188 第三十四章 欠下的,总得自己去还
- 198 第三十五章 无疾而终的相遇
- 206 第三十六章 没有告别的离开
- 211 第三十七章 谁在孤独地死去
- 216 第三十八章 凶手的诅咒

- 223 第三十九章 忧伤的爱
- 228 第四十章 她曾经的男朋友
- 239 第四十一章 我们的爱与他人无关
- 249 第四十章 张贝贝的委托
- 252 第四十三章 这个女人是谁
- 263 第四十四章 想念最多的人会是谁
- 268 第四十五章 复杂关系
- 278 第四十六章 这一切不是巧合
- 283 第四十七章 致命的细节
- 288 第四十八章 忧伤的爱人
- 296 第四十九章 事出有因
- 298 第五十章 大舅子的忙不能不帮
- 303 第五十一章 孤零零的个体
- 309 第五十二章 忧伤的小鸟
- 315 第五十三章 这样的死亡有没有个头
- 319 第五十四章 与爱有关
- 325 第五十五章 写实小说
- 333 第五十六章 意料之中的意外
- 342 第五十七章 未完的结局



第一章 自己的迷局

那段时间,在我的生活中,能使我忘记时间的,除了上班就是上网。脑子空闲下来时,就会想刘嫣。从开始记起她到现在,已经是四个年头了,虽然这个女孩已经在我的生活中彻底地消失了,彻底得好像从未真实地存在过,但我还是忘不了她。闲着无聊的时候,我就会想她现在怎么样了。想她的时候特别痛苦,整夜整夜地睡不着,脑袋炸裂开似的痛。

所以我很少让自己的思维停止下来!

睡不着的时候,我会走到屋子的天台上,对着街上的霓虹灯,任五颜六色的炫目灯光耀花我的双眼。

在天黑的时候,我会拿出一个手机来看,那个手机里是来这个城市之前的号码,我一直没有让它停过机,那是我与刘嫣唯一的联系。虽然自从刘嫣离开后它再也没有响过,可是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响起来的,那时刘嫣会在电话里哭着说她有多想我,她会过来和我团聚的!

是的,一定会是这样!

刘嫣是我的未婚妻。在来到这个城市之前,我们在禅市快乐地生活,无忧无虑地恋爱,整日憧憬着以后的种种美好。那时的河塘月色,那时的双栖双宿,每每想起,都留恋得让人心悸。曾经的快乐时光历历在目,她的一笑一颦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我是多么地爱她呀!然而在某一个时间段里,我们的生活毫无征兆地中断了,她突然消失在我的世界里,再没有出现过!

对于这个女孩,我有着很深的依恋情结,强烈地渴望见到她,得到她!然而实际



上,我却不能记得中断的那个时间段里,和她发生的一些事了。——四年前的一天,我遭遇了一次意外,然后就失去了部分记忆。有时恍惚会记起当时的一些情节,但又怀疑是自己虚构出来的,特别不真实!因此有些思绪中的场景,就像播放着磨损严重的碟片时的画面,模模糊糊闪烁不定,甚至会突然跳过其中的几帧,让人无法确定里面的故事。

记得当我从医院清醒过来时,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来回忆以前的事情。甚至有一段时间别人在我面前提起刘嫣时,我都记不起她是谁了。当别人告诉我,出事的时候我是和那个女孩在一起时,我才知道这个名字和我有着特殊的关系!

我已经记不得当时是谁告诉我的了,但却能清楚地记得那个人在看到我的反应时,脸上显现出来的那种诧异神情——这种情况在我出事之后经常发生:明明很清楚地记得某个人的表情,却记不得那个人是谁!又或者很清晰地回忆起某一件事的情景片段,却串联不起整件事情的开始和结尾!

自从看到我迷茫的表情后,周围的人达成默契似的很少在我面前再提起那个叫刘嫣的女孩。让人很奇怪的是,越是如此,越是让我对那个女孩产生很强烈的想念!于是我特别想起以前的事,特别想记起那个女孩的样子!那种感觉,连自己也很难解释。

和刘嫣的一些事,是在过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才渐渐回忆起来的。那些久违了的记忆,如同由远而近的波涛,层层叠叠迎面涌来,都是我们恩爱的场景!

让我沮丧的是,我依然记不起刘嫣的样子!这种听起来极其荒谬的情况,却的确确实在我身上发生了!而且对于以前的有些事,仍有不敢确定的地方,不清楚事实是否如此。

每当出现这样的问题,父亲就会站出来释疑解惑,摆出很多安慰我的理由。

“你们是很恩爱的一对。”他对我说,“这点很确定!”

“可她现在在哪儿呢?”

父亲说他也不知道。

“我为什么会医院,发生了什么事?”

“只是出了点小意外,不会有什么问题。”父亲说。

“可是我为什么记不起一些事情了?为什么有一段记忆的空白?”

“不要着急,慢慢调理一下,就会记起来的。”

可是我怎么能不着急呢?那个我爱的女孩失去了音信,我是多么渴望见到她!

对于出意外的事,父亲很少谈及,这却恰恰是我最急于知道的。直到有一天他拗不过我的苦苦追问,才简单地说道:“你和刘嫣在一次外出游玩时出了点儿意外,在一家旅社里中了一氧化碳的毒。刘嫣和你都失忆,记不起以前的事了,但刘嫣中毒程度轻一

些,已经治愈出院了。家人带她离开了这个城市,现在不知去了哪里。”

父亲的讲述让我更担心了,刘嫣根本就没有家人!刘嫣是跟着自己的婶婶长大的,这也成为她心头挥之不去的痛。

因此,在医院的那段时间,我觉着自己只剩下来了一具躯壳,就像之前工作中遇到的那一具具僵硬的血肉一样,再没有了灵魂。

高原是我的同学和好哥们儿,他比我先到这个城市,原来在一家律师事务所上班,后来自己出来单干,弄了一个法律工作室。他的经济条件也不好,要接到案子才有钱,按他的话说:“也是等活儿干的打工仔,一顿饱一顿饥!”

其实对我来说,无所事事是最痛苦的事情。脑袋空闲下来时,就停止不了对刘嫣的想念。——虽然我几乎记不起她的样子了。

唯一能让我不想她的,只有工作!

我的工作性质比较特殊,是北江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一名主检法医官。在法医这个岗位上我干了十一年!

经常有人问我的法医是个什么样的工作,我不知道从何说起。

当法医,首先看到的当然就是尸体!我对此虽然有心理准备,然而当第一次真正解剖尸体时,那种心理震撼,是无论怎样都不可能忘得了的!

那是刚上班不久之后的事,我们接到有人报警,说禅市的河边发现了一具女尸。我和刑侦队的老法医老闵整理好法医检验所需的器材,跟随侦查人员一起去了现场。

那是我第一次面对真正意义上的尸体!——虽然上学时也曾见过师傅动刀,但我们不过把他刀下的尸体当成一具标本而已!

然而直到自己真实地面对尸体时,才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惊慌。更让我不知所措的,是面对一具女性尸体!

老闵有意试探一下我的胆量,要我解开女尸的衣物,检查尸体表面的损伤情况。对于二十几岁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,其中的意味难以言表。只觉得当时脑门上顶着什么东西!那东西一直对我说说话,我也在心里和那个东西对着话……在这个过程中,我解开了死者的衣物。

有人说人体是上天赐予的最完美事物,应该给予尊重,就像尊重造物主本身一样!然而当这样美好的事物变得毫无生机,苍白黯然而出现在你的面前时,只会让人心里产生一种徒劳的绝望。

那一次,我真实地感觉到了绝望!



当老闵递一把柳叶刀给我，吩咐我剖开尸体的胸腔时，我感觉手腕发软，怎么也没办法剖向那苍白的皮肤。老闵看了看我，把柳叶刀要了回去，叫我看着他怎么下手。

而我再也忍受不住，跑到旁边吐了出来。

老闵拍拍我的肩膀，说：“以后习惯就好了。”我盯着老闵那双刚解剖完尸体的手，只觉得肩膀酥麻了半晌。

虽然此后，我在某件案件的分析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，为最后的破案立了功，但却并没有给我带来一丝快乐。那女子的脸孔一直在我脑海里，像在诉说着什么，挥之不去。

那案子，虽然是我第一次参与侦破的，但对于详细的案情，并没有追根究底地去问个究竟。听着那些关于作案动机和过程的赘述，只会让我脑海里不断浮现出那个女子无辜的脸孔。因此，到现在我也不知道，那个女子是因为什么原因被杀害的。

而现在，我越来越痴迷于法医工作，这是一份把医学置于谜局推理中的职业。谁都会处在一个谜局当中，当我们置身其中时，会发现很多曲折的出口，那里大多是虚幻的、由心而生的，虚虚实实，遮遮掩掩，步步玄机，真实的结论只有一个。只有静下心来，排除杂念，不断地假设—推理—排除—认定，真正的答案才会被发现！而每发现一次真相，就会有一次恍然大悟的豁然，犹如一次新的破茧成蝶，那感觉让人上瘾！

有人说过，人热衷于解谜，是因为每个人本身都有属于自己的谜。——而我们每个人，都渴望找到属于自己的真相。

第二章 高原的“节目”

星期六的下午，我一个人坐在窗前对着迎风飘舞的丝带喝酒。为了不知不觉逝去的四年干杯！

这时高原来了电话，邀我出去吃饭。

“快点来，在望江楼！”高原在电话里说。

赶到望江楼时，看见高原带着一个女孩子坐在那里。

那个女孩子烫了一头卷发，脸蛋靓丽，衣着时尚，身材也相当不错。

“张贝贝。”高原向我介绍那个女孩子。

“你好！”我对她说。

那个叫张贝贝的女孩子冲我微笑着点点头：“你好！”

“这是我的哥们儿邓哲，叫他老邓就行了！”高原笑着向她介绍道，“在公安局上班，我们市第一男警！”

我有些不自在。很多时候，我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我的职业。

听了高原的介绍，张贝贝的表情变得丰富起来：“真的?! 我最崇拜警察了！以前还梦想男朋友是个警察呢。”她看着我，咯咯地笑了起来。

“那我告诉你，老邓还没女朋友。要不要将就一下？”高原半玩笑半认真地说。

“好啊！”张贝贝也笑着说。

我笑了笑没作声。

“不会啦，老邓那么帅会没女朋友？”张贝贝见我不吭声，笑着打圆场。

“这是真的！”高原笑着说，“他太害羞！”



张贝贝问我：“老邓在公安局干什么工作呀？”

我想了想还是讲了出来：“法医。”说完看了看她，心里猜度她会有什么反应。

“法医！”张贝贝失声叫了出来，引得旁边的人纷纷朝我们看了过来。

旁边的服务生正在上茶，也斜着眼看了我一下。

高原这时却不作声了，抱着双臂坐在旁边，幸灾乐祸地看着我。

“当法医一定很刺激吧？”但张贝贝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恐惧，反而以一种兴奋不已的神态，不依不饶地追问起来，“你们的工作是不是天天肢解尸体啊？”

“当然不是。”我有些尴尬，朝她笑了笑说道，“你说的肢解，那是恐怖电影！真正的法医工作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！”

“不好意思，我只是感到好奇。可能表达的方式不恰当！”张贝贝说道，“那你们法医应该是什么样的工作？”

“它是一门严谨的科学，涉及医学、解剖学、逻辑学等多门学科，不只是天天解剖尸体那么简单。”我笑笑，未了补充一句，“而且，它也不是你讲的那样让人兴奋。”

“按你所说的，法医是不是也能像福尔摩斯一样破案？”张贝贝看着我问。

“当然不可能那样神奇！法医也是凡人，能力毕竟有限，不可能像经过艺术加工过的人物那样厉害。”我说，“但是对于一些推理还是有点理论基础吧！主要是与常人的观察角度不一样而已。”

“这可不是吹的！老邓的眼睛和脑子就像装了同步器一样，看到什么就能知道什么。”高原笑着说。

高原说得虽然有些夸张，但基本上都是实话。

前面我说过，自己在第一次解剖尸体时，遇到的是一具女尸，在那次解剖时我吐了。原以为，我的第一次表现将会成为大家日后的笑柄。但后来有人对我说，此后的案情分析，让大家对我刮目相看，再不敢有小视之心。

那次给出的现场信息有：死者没有穿鞋，没有被包装过，衣服上黏有褐色的斑点，似乎是人血，但经过化验却是苍蝇的粪便。——我记得当时在专案分析会上，自己是这样发言的：“首先，受害人足上无鞋，赤足的足底未黏尘土，说明发现受害人的地方不是凶杀现场，而是遗弃尸体的第二现场；其次，死者没有被包装过，身上的尸斑不是处于低位，不符合发现尸体现场的摆放特点，可以推断死者在其他现场被长时间地摆放过，凶手是就近丢弃；第三，受害人的衣服上黏有苍蝇的血便，根据苍蝇的习性，应在三天前形成，地点在一个较为封闭的空间；第四，死者的胃内尚有大量的未消化食物，应

在饭后一小时内遇害。所以，死者应是三天前的午饭后被人杀死，地点较为偏远，是一个较为封闭的空间。侦查的重点，应该就近寻找符合条件的封闭建筑物，重点是墙壁上有大量褐色血样斑点的地方。”

外行的人听起来头头是道，但经验丰富的法医一听，就明白我大部分是凭着尸体表面现象作的分析，没有涉及内部损伤的推断。对于死亡原因，我也没有刻意去下结论，那是需要结合尸体内部器官去分析的！后来，是法医老闵帮我解了围，作出了死者系被勒致死的结论。他应该明白，解剖尸体的时候，我所处的那种惊慌失措状态，是无法得出死亡原因的结论的！

不过，这并不影响我的整体判断，案件侦破后，完全符合我此前的推断！凶手是现场附近一个偏僻工厂的仓库保管员，行凶的地点就在仓库里。侦查员赶到那里时，发现四周的墙壁上沾满了苍蝇拉下的褐色粪便！

这让所有的人佩服不已。

对于我来说，这一切不过是设置了前提条件的迷局，就像血液总会流过心脏，穴位总是神经交会点一样，只要追根溯源，总会找到答案。

“真的吗？”听到高原的话，张贝贝看了看我的眼睛，又看看我的头忍不住笑了，“老邓能不能让我开开眼界？”

“其实没那么神的，高原言过其实！”我推辞道。

“老邓还能看出一个人的职业和性格。”高原说，“叫他帮你看一下吧。”

“是吗？”张贝贝咯咯地笑了，这使我有较劲的冲动。

我看了她一下，然后漫不经心地问了她一句：“最近会计工作做得怎样？”

“还好……”张贝贝顺口应了一句，突然呆了一下，“你怎么知道我是做会计的？”

高原也问张贝贝道：“你是做会计的？”

“我不仅知道你是做会计的，而且知道你最近很忙。”我对张贝贝说道。

“的确是这样！”张贝贝睁大了眼睛，充满神奇地看着我，“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你的右手腕部有一块圆形的硬皮茧，”我指了指她端茶的手说道，“这是经常从事电脑工作的人所特有的，很多人习惯叫它‘电脑手’。”

“可从事电脑的工作种类很多啊，你怎么肯定她就是搞会计的呀？”高原问。

“是的，从事电脑的工作种类很多。”我笑着说，“可是从事电脑工作中，把复写纸的紫墨黏到鼻尖上的工作就不多了。那种颜色，只有在这种光线的条件下才能被发现。”我指指餐厅的蓝色彩灯。



高原看看张贝贝的鼻子，嘿嘿地笑了。

张贝贝意识到什么，连忙从包里取出一片纸巾，不好意思地在鼻子上擦了起来。

她的鼻尖上黏着一块紫色的油墨，在一般的光线下不易察觉，而处于蓝色的光线下，就显出了黑色。

“最近公司搞季度清算，忙得不可开交。”张贝贝解释道，“连妆都忘了补！”

“张小姐在哪个公司？”我问。

“自己推断嘛！”高原揶揄我道。

“我可没有推断出张小姐公司名字的本事！”我笑道，“但我知道是一家私营企业，老板和张小姐有特殊的关系。”

“这你也知道？”张贝贝有点儿惊奇地看着我。

“你的手提包不是常见的休闲包，看起来和会计账本差不多大小。刚才你从包里取纸巾时，我看到了里面的账本，这个包应该是你经常装账本用的。除了私营企业，其他单位是不允许私自将账本带离公司的。而且如果和老板没有特殊关系，得不到信任，同样是不允许这样做的！”我笑着说。

“我在新世纪公司上班。”张贝贝带着敬佩的神情笑着说，“老板是我的叔叔。”

“是吗？”听到她所说的公司，我感到很意外，“这公司可是我们家乡的！”

“老邓也是禅市的？”张贝贝问。

“是。高原也是呢！”我回答。

“哦，那咱们还是老乡呢！”张贝贝笑着说，“公司在北江市设有销售处，我在那里上班。”

“我记得公司老总叫张什么生对吧？”我问。

“张贵生。”高原说，“是个钻石王老五，四十多岁了还没结婚呢！”

正聊着天，刑警大队的队长潘云打来了电话。

“河里发现了一具河漂儿，没有头。”潘云言简意赅，“你在哪里？我派人接你到现场去！”“河漂儿”是我们的行话，意思指河里的浮尸。

“我正在望江楼吃饭。”我说。

“好的，你在那里等着，我叫人开车过来接你。”

我挂上手机，抱歉地对高原和张贝贝讲：“你们看，又有事了。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，没准。”

“可是你都还没有吃什么东西！”张贝贝说道。

“没事，我习惯了。干完活儿再吃。”我朝她笑笑。

开车来接我的是单位李法医。他是刚分配到我们局不久的医学院法医系毕业生，叫李智林。为人忠厚纯朴，工作上勤快好学。仅凭这两点足已博得我的好感了，对于他所请教的业务问题，我总是有问必答，知无不言。因为这样，李智林也特别尊重我，称呼我“师傅”。其实我们的年龄也不过相差几岁而已。

现场在北江市大堤旁的河面上，很多警察已经赶到了那里，设置了警戒线不让人进入。

警戒线外站满了围观的群众，对着河面指指点点。

潘云正站在河边，手里拿着一部对讲机，朝着河里张望。侦查中队长董建国站在旁边。

潘云以前也是搞刑事技术的，和我年龄相差不大，因此各方面都谈得来。他也很敬重我，因为他曾经跟师傅钟任之跟班学习过一段时间，按辈分来算，我还是他师兄。可他现在是我的领导，因此我也对他平等相敬。师傅曾对我说潘云在技术方面天资平平，希望我在这方面多帮他。但在我看来，人各有所长，潘云当领导的个人魅力胜过干刑事技术业务。

我叫了一声“潘队”。

潘云转过身，对我点了点头。然后指着河里对我说道：“一具男尸，没有头颅。身上也没有衣服，赤裸着的！”

顺着他的手指，我看到河中停着一只小船，技术中队的照相人员正站在船头，拿相机对着河面拍着。中队长司马雨手里拿着一把长竹竿拨弄着水面，那里漂浮着一个白色的东西。

“尸体附近还有其他东西吗？”我问。

“司马他们已经仔细看过了。没看见其他的東西！”

“是怎么发现尸体的？”

“是一个人用手机报的警。但现在关了机，还没有找到报警人！”

“现场都拍好照了吗？”

“已经拍好了的。”

“那把尸体弄过来吧。”我说。

我和他之间无须客套。

潘云用对讲机发出命令，河面上的那只小船就将“河漂儿”从河中拖了过来。